

前不久在媒体上看到两篇跟慈善有关的文章。

一篇是网上的。说的是非洲的一个小女孩。有一次,已经退位的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某城市组织了一个慈善募捐活动。活动开始不久,门外来了一老一少,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奶奶的陪伴下要求进去,门卫问:“这儿正在举行慈善募捐活动,你们进去干什么?”老奶奶指着小女孩手中捧着的瓦罐道:“我们也是来捐赠的!”门卫笑了:“到这里参加募捐活动的大多是达官贵人、社会名流和富商大贾,人家一捐就是几十万几百万,你们这瓦罐里能有几元钱?别逗了,回去吧!”小女孩道:“钱虽不多,但是我们的心意。”门卫还要劝阻,他身后有人发了话:“小姑娘说的不错,慈善募捐的不仅仅是钱,更是心。在慈善的天平上,捐出一元钱与捐出一万元是等重等值的,让她们进去吧!”说这话的是这场活动的组织者安南,他被这小姑娘的一番慈善之心深深打动了。

另一篇是《高邮日报》上的。说的是高邮市界首镇宝塔松路的一个老太太刘金秀。刘金秀今年过八十岁,儿孙们商量,准备花十万元钱为老太太办一场风风光光、热热闹闹的生日寿宴。刘金秀老太知道后,自然为儿孙们的孝心所感动,但却不同意花这么多钱来为她举办生日寿宴,认为寿宴嘛,吃一顿饭而已,搞这么大的排场太浪费了,提出把为她做寿的钱拿出来捐赠给学校,帮助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。刘金秀老太的儿孙们为满足老人的这个愿望,与界首镇实验小学接洽商量后,决定把这十万元寿宴钱全部捐赠给该校作为扶困助学基金。

两则报道,一则远在天边,一则近在眼前,一个说的是黄发垂髫的外国小姑娘,一个说的是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太太。她们尽管年龄不同、肤色不同、语言不同,但她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,那就是:她们的行为是一种义举、一种善行,一种让人不由得投以敬佩眼光并引以深思的“范”!

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国强民富,但毋庸讳言,改革开放也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推向极致。按照有些社会学家和民间学者的分析,现代中国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手里。这样的分析和论断虽然缺乏精准和科学的事实为依据,但大体上是不会错到哪里的。其实,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并不是中国的特产,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;也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,中国古代就有!唐诗中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就是典型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写照。因此,对贫富两级分化这种社会现象,我们大可不必口诛笔伐,更毋须义愤填膺。关键在于两点,一是政府层面上的调控,二是道德层面上的引导。如何调控和引导?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理论,社会分配应当有三个层次:第一个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,第二个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,第三个层次是以道德为内驱的分配。换句话说,只有通过这“三次分配”,才能逐步缩小或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。其中“以道德为内驱的分配”说白

生活里有一点特别迷人——偶然一天,遇到的一个人,说过的一句话。也许后来那天和那人都忘了,但那句话你记住了,你琢磨了,你行动了。

一天,一个健身房的叔叔问我:“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马拉松协会,一起跑步啊?”我愣了一下,我之所以会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,纯粹是为了减肥,跟兴趣无关。那天晚上,我把大叔的话认真琢磨了一下,决定去试一试。周六,我起了个大早跟着他们马拉松协会在苏大东校区的操场上跑圈。说实话,他们身上有些东西影响了我,感动着我,让我对跑步有了全新的感受。

在我给自己制定好了赛前计划准备一步步进行的时候,我的脚受伤了。医生告诫我绝对不可以去跑步,甚至走路都要注意不可多走,我好沮丧。越是担心不能参加比赛,脚伤就越不见好,心情低落了好几天。后来教练告诉我,不要停下来,去蹬自行车,一样可以训练腿部力量。这样,即便到比赛都不跑的话,表现也不会太差。我把原先的跑步改为蹬自行车,每次蹬一个小时。

文游台

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

了就是慈善捐赠,就是把自己的财富通过某种方式或渠道,送给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。

在欧美等发达国家,许多“先富起来”的成功人士实际上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践行着厉氏的这个“三次分配”理论,特别是重视第三次的分配。据《福布斯》杂志公布,美国微软巨头比尔·盖茨在2000~2004年间,累计为慈善事业和非营利性活动捐赠10085亿美元;英国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·摩尔在2004~2009年间,则累计为慈善机构捐款7046亿美元。中国香港影视大鳄邵逸夫自1985年以来,向社会公益、慈善事业捐赠总额达100亿港元以上,其中通过邵逸夫基金会,与教育部合作,捐赠于教育事业的总额就达47.5亿港元,项目6013个,包括我们高邮的湖滨邵逸夫小学、师范的邵逸夫图书馆等。这些企业家把回馈与反哺社会作为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。

而相比之下,中国内地的富人与他们相比就大为黯然失色。据有关资料统计,国内登记在册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,而有过捐赠记录的企业不超过10万家,即99%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慈善捐赠活动。并不是这些企业没有这方面的能力,而是他们的思想上根本没有这个意识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赚了钱,宁可去养小蜜,去豪赌,去吃喝玩乐,去一掷千金地挥霍,也不愿向慈善机构投入一分钱!这样的事例,我们在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。

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。从主观上讲,一方面,中国内地的这些富人总认为自己是凭本事打拼出来的,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是个人的自由,别人无权干涉。既然慈善捐赠凭的是自愿,我不愿,你也没办法。另一方面,传统的观念是上辈总要为下辈留下些什么。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紧紧地守着,在自己临终前传给儿孙,所以中国内地也就有了“富二代”乃至“富三代”的词汇。从客观上说,中国现有的慈善制度、慈善机构、慈善管理以及慈善渠道尚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,让一些心甘情愿者心有疑虑。比如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,就让中国的慈善机构的信誉度大跌,捐赠者会问:我捐的钱让你们去腐败?还有就是慈善管理方面的透明度不够,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或削弱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。青海玉树震灾爆发以后,对玉树县仲达乡寄宿学校和卫生院的援助,日本红十字会官网公示的救灾款分别是1544万元和696万元,而中国红十字会官网公示的数额却分别是1182万元和535万元,缩水了23%,读者不由郁闷:哪个准?还有资料显示,世界各国通行的慈善管理费用一般是3%,而中国却是10%,这么高的管理费用能让捐赠者心理上平衡么?

尽管慈善管理尚有种种不足,但慈善事业本身却是光明的,随着国家对慈善制度的完善和对慈善管理的加强,慈善事业必将蒸蒸日上,必将进一步发挥它缩小贫富差距、梳理人际关系、缓解社会矛盾、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。牵手慈善,让慈善去温暖整个世界。

赛前的最后一个礼拜,我感觉脚伤见好,开始一点点地、小心翼翼地在跑步机上跑步。赛前最后一次跑步,我居然跑到15公里,心里好高兴。

比赛头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早上六点到不起床,换好装备坐地铁到达目的地。

人太多了,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,放眼望去都是兴奋的选手。运动有时候真的很迷人,各种年轻的面孔、健康的小麦色皮肤、漂亮的荧光色装备,像小时候吃的泡泡糖一样可爱。

站着等起跑枪声大约等了四十分钟。枪声响了,在欢呼声中我带着我的号码牌向前奔跑。内心的兴奋只坚持到两公里处,两公里的里程碑一过我就觉得好累。九点多,太阳已经很热,汗水顺着脸往下流,身边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挤着我向前,我想停都停不下来。五公里处,迷你马拉松的人停下来了。当时,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停,但心里不罢休,甩了甩头接着往前跑。七公里处我在路边喝了杯水,继续往前。十一公里处,短程马拉松的人停了下来,我看了一下表,才跑一个小时,我心里更有信心了。十五公里处我又停下来喝了一整瓶水,缓了两三分钟,接着再跑。十七公里往后,我越跑越兴奋。最后一公里,我几乎是冲刺过的终点线。我把奖牌挂在胸前,一个人在太阳下傻乐了好久。

从一点不想参加马拉松,到想试一下,再到参加比赛拿到奖牌。我常想:生活里迷人的地方,是因为某天某句话启发了你,才成就今天的你;还是因为你的心中早就有了萌发的种子,是那句话给浇了水,施了肥,才让它开花结果。

我父亲属蛇,今年已经74岁了。明显佝偻的身腰,已然没有了年轻力壮时挑起重一百多斤麦把大步流星的风采,日渐枯瘦的臂膀,拎起一袋几十斤的稻谷,已经气喘吁吁。然而,父亲却用他善意编织的谎言,让我们收获着如山伟岸般的大爱,如阳光炽热般的温暖,如春风拂面般的柔情,竭尽最后的气力,为早已为人父母的子女们,继续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绿荫。

父亲土生土长在里下河水乡,与黑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平日常除了侍弄好三亩责任田以外,还每天清晨骑着一辆加重的自行车,到几十里外的鱼塘上,购进一些鲢鱼、鲫鱼、鲤鱼等大路货,沿街兜售,赚一些零花钱。及至60多岁时,我们兄妹仨见他体力不支,便商量好每月出钱给他们补贴家用,方法,让父亲停止了这桩买卖,并关照他不要再出去揽体力活了,保重好身体才是我们子女最希望看到的。然而,一个星期六的上午,我没打电话告诉父母回家的消息,骑车回家看望他们。在路过六安河一处民居建筑工地时,无意中瞥见了父亲熟悉的身影,只见他挑着一担七八十斤重的砖块,正沿着用脚手架搭建的成45度角的木质跳板,颤巍巍地往二楼屋面挪移。此情此景,让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等到父亲回家吃午饭时,我和父亲“发火”了。父亲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解释说:远房堂妹夫承揽了一家建筑工地,因缺少人手,让我去帮忙做几天小工,一天下来还能赚七十块钱呢,这次都答应人家了,以后就不做了。

种一次庄稼要治四五交药水,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工作,父亲从没让我们回家帮忙,还轻描淡写地说,就几桶子药水,我还背得动。可事后母亲却说,每治完一交药水,父亲

我的家乡不产茶,平时除了极少数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喝茶外,普通老百姓喝了只是喝白开水,这就是茶留给我最初的印象。

说来惭愧,我近距离接触茶却是第一次到岳家。面对未来的家人,我腼腆得像个小媳妇,闪在小艾背后,不知所措地应付各种“关心”。午后,小艾的姐姐提议大家参加集体劳动——采茶。我估计采茶同我老家“打”桑叶没啥区别,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农活。再说她们主动让我这个刚上门的小伙子抛头露面,说明没有把我当“外人”看。想到这,我欣然前往。

五月的江南,春暖花开,草长莺飞。郁郁葱葱的茶树犹如绿色的地毯铺在拾级而上的梯田上,茶香扑面而来。在摸索中,我发现采茶是一门技术活,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么简单:它考验的不仅是人的耐心、体力,还有效率和观察力。采茶不是摘叶,也不是折枝头,而是掐柔嫩的茶尖。我笨手笨脚地忙了半天,也没见多少“成果”。一旁的姐姐还帮我在仅存的“硕果”中剔除了许多老叶子。幸亏小艾及时解围,使我摆脱了尴尬:“没关系,待会儿杀青时,你再搭个手!”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绝对不敢相信:“杀青”就是赤手在滚烫的铁锅里来回翻炒鲜嫩的茶尖,直至完全收缩成形。这不是油锅里捡硬币吗?我心里有点打退堂鼓,但还故作镇静地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姐姐一边制止我的莽撞,一边回头嗔怪小艾:“别捉弄你男朋友了!他是抓‘笔杆子’的,受不了这苦……”后来,小艾私下里告诉我:她家人对我比较满意,认为我为人实在。

临别之际,我出乎意料地收获了平生第一罐茶。于是烧水、洗杯、泡茶成为我每天工作的前奏。茶叶

桥影

是长空中挂起的
几根蛛丝
牵着江南江北
牵着万花明月
春江夜色
总让我春心回归

湖声

是阳光下拨动的

就累得喘不上气。为此,在我们兄妹的软磨硬缠下,父亲终于在去年夏季将三亩责任田转包给他人。但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春夏之交的光

景,他又偷偷地用竹篾和塑料皮自制了30多只渔笼,到秧田和河沟里捕黄鳝。这事被我们知道后,我们以“挖蚯蚓做诱饵工作量大,到沟渠边作业危险,早晨的草棵里有毒蛇”等缘由加以阻止,可父亲却骗我们说:我会注意安全的,也不天天做,就偶尔捉几条给妈妈煲汤吃。事实上,在黄鳝出洞觅食的季节,父亲一天也没闲过,捕到的黄鳝除了给妈妈煲汤外,还隔三差五地将黄鳝划成丝送给我们,剩余的就送到集镇上卖给鱼贩子。父亲对我说:你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,趁我还能动,尽量少给你们增加经济负担。

从去年起,我每个星期都要和家人回乡下下一趟,买点菜拎点营养品和父母吃个团圆饭。可父亲总是劝我们下个星期就不要下乡了,理由很简单,说夏天气温太高容易中暑,阴雨天路滑不安全,冬天的风像锥子会着凉……我知道父亲不让我们下乡是违心话,因为有时我们回家迟了一点,父亲就会在屋后的土路上踱着碎步,不时抬头焦急地往我们回家方向的灌溉渠上张望,家里面也早已放好了从菜园里起获的新鲜蔬菜,如肥嫩的韭菜、饱满的豆荚、水灵灵的鸡毛菜、带小毛刺的黄瓜、胖乎乎的南瓜等,好让我们吃完饭后带回家。

父亲爱子女胜过爱自己。他就像在暗夜中摇曳的烛光,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,把散发的最后一丝温暖毫无保留地抛洒到我们身上,因为我们是 he 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,他爱我们。

在热水冲泡中或翻腾、或沉浮,尽情地舒展腰姿,吐露芬芳。我体味着细腻的柔美、别样的韵味,只觉生津止渴、清神明目,便埋头开始了我崭新的一天!

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。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富贵来南京看我。忆峥嵘岁月,叹人生沉浮,一杯清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情到深处,富贵同我开起了玩笑:“老丈人家产茶,你口福不浅!记住,茶虽好可不要贪杯噢!吃多了,茶垢会上脸……”
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站在镜前,我察觉脸上分布着深浅不一的蝴蝶斑。是茶过早地催我老去吗?有可能!我决心采取措施戒除茶瘾,认为喝白开水能稀释自己面部的茶垢。直到再回岳家,我的心理防线才彻底瓦解。姐姐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,向我打着招呼:“刚上市的春茶,新鲜!”一阵久违的茶香袭来,沁我心脾,令我陶醉。在这种场合下,不喝那是万万不行的。当我谈及心中顾虑时,姐姐莞尔一笑:“哪有这种说法?放心喝!即使变成丑八怪,我妹妹也不会‘休’了你!”

伴随着每天的倒茶、品茶,我慢慢步入中年,喝茶的兴趣也愈发浓烈,甚至到了吃茶的地步。近年来我走南闯北,喝的茶种也多,有杭州的龙井茶、厦门的铁观音、皖南的黄山茶等等。比较起来,我还是喜欢岳家茶的,它自然、清新、醇厚。每次泡茶不小心丢落一根茶丝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捡起来,重新放进茶杯,因为它包含着一份浓浓的爱。

饮水思源。茶喝多了,性情自然变得温和、细腻,人也懂得分享与感恩。每次回老家,我总要捎上新茶看望亲朋好友。乃至后期,他们一看到我回来,会面不改色地围问:“恒强,还有茶叶啊?留一点给我噢……”

雾气袅袅,茶香满屋。一杯清茶、一份雅趣,心却飞到天地草木之间,我想这就是品茶的最高境界吧!

故乡风景

风景
是荷塘边漫步的
一群少女
留下幽香神韵
留下名花传世
佳人倩影
总将我笑容浮起

李默之

一曲古筝
生出袅袅清音
生出烟花柳絮
寺院钟声
总把我梦境唤醒